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四十一回 為防胡暴君造長城 因迎客小孩遇怪物

卻說鐵拐先生對何仙姑說道：「當時我為這事心中萬分不安，也曾魂朝崑崙請命祖師，才知長城之功害在一時，利及萬世，也是秦政氣數不久，天心厭棄，假他的手成此大功。在民受禍既烈，自是可憐，但不經這等大役，天下不能速亂，真主不能崛起，人民水火也難超脫，與其零星受罪，終究不免這一劫，何如移此一劫於築城？劫完城成，暴君之惡貫滿，人民之倒懸解，真是造化巧思，害人真以救人，何等之妙？我請了示，回至京城，長房又苦求度脫，我因見他一片忧心，就用了個計策，正值朝廷到處拉夫的時候，就化個公差到他家中，替他送去一信，說長房已被拉去，以絕他們家人的念頭。」仙姑聽到這句又笑起來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怪不得我那天親去訪問費家的人，見了我有那種古怪的情形，原來他們膽小，生怕再有禍患降到別人身上，因此縮住了頭，不敢出來招惹是非了。請問師兄，如今長房卻在何處呢？」鐵拐先生說道：「現在長城已開工，聽說限期要完工的，所以需用丁夫著實不少，大約幾萬人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因北方還有一個可憐的女子嫁期在即，不知怎麼被奸人瞧見，說他顏色美麗，稟知朝廷，那無道的昏皇有旨納為妃嬪。是女子守志不從，秦皇恨極了，便將他V夫姓名掛入籍中，發去造城。可憐這人又是一個文弱之體，如何能夠擔任這等苦工，況且秦皇有心和他作對，只因沒有個罪名可以殺他，所以發送丁籍。要是有詞可藉，只怕老早就送了他的性命了。但是如此情形，這人的性命終究比別的壯丁來得危險，別人既有氣力能作工，又沒人作對，將來完工之後總可以回轉家鄉。至於此人，一則無力作苦工，二則對頭太大，到了那邊，不消別的，只要作工不勤四字，就可以早打夜罵，置他於死有餘了。好個有志氣有才情的女子，他知丈夫此去必無生還之望，一面朝廷又天天著人勸誘，要他回心轉意，丟下這發遣難回的丈夫，去做那富貴榮華的妃子。那女子已知丈夫之事無可挽救，卻不能不作保全性命的方法，便假裝願意入宮的樣子，只求親送丈夫到了北方，以盡夫妻之義。那些勸說的官員代他稟問這昏皇，倒也允許了。女子為了要取信於夫家起見，親至丈夫家中，對著公姑、丈夫，請求即日和丈夫草草完姻，方可同行上路，一則長途無男女之嫌，二則免得人家疑他變心改節。他夫家感其貞節誠實，一切都應許了他。成婚之後，第二日就和丈夫一同上道。一路上因他將來是皇宮中人，少不得沿路有人堅守保護。這女子也便擺出他未來皇妃的身份，處處維護他的丈夫。這一對夫婦此時已在難中，我已算定他們此去都無生還之望，卻有我們一個同道中人心憐苦節，偏逆逆天行事，此人現在幽州，正和宮中人相持不下，其實這總是無益之事。我既念道友，不能不救，又感女子苦節孤衷，更不能不替他留些紀念在人間世上；再則也想像把女子生魂收度，待他轉世為人，如有仙緣，即可相機造就。這事我現又派長房前去辦理，但恐他道力未足，辦得不能妥善，且等時機到來，我將親和師妹同去走一趟來。」仙姑聽了喜道：「世上有此等女子，我們能夠救他度他，真是有幸。請求師兄千萬要把我帶去，莫隻身獨去才好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不但你可以去，阿權如願去玩玩，也未嘗不可同行啊！」鍾離權聽說自己可以同去，早喜得說不出話來了。仙姑因問：「秦皇如此殘暴，師兄這樣的道術尚能一劍了當，豈不為民除去一個大害頭兒。何必零零碎碎、辛辛苦苦的做這等事情呢？」鐵拐先生仰天大笑道：「師妹修道多年，難道連個劫數的道理還不明白嗎？大凡劫數所在，休說免除不得，就要把劫數收小一點，期間縮短一些，也是斷斷辦不到的。秦皇生性殘忍，當然不作好事，然而這也不是他自己所能作得主的，老實說，他也不過是應劫而生，替劫數作個運行使者罷了。他以帝皇之尊尚且不能自主，何況其他？」仙姑聽了恍然大悟，從此鐵拐就專心教訓鍾離權，並將仙姑未達之處一一加以指點，好在仙姑本有程度，鍾離權又有宿緣，都是極易指教的，不上幾天，都得了些實在功夫。這日鐵拐先生忽對二人說道：「費長房快來了，阿權去迎他一程。」鍾離權聽了愕然道：「弟子不識長房，也且不知他從哪處來，怎麼接得著呢？」鐵拐先生喝道：「有這麼多的說話。我教你去，你只快去就是，還用得著多問麼？」鍾離權不敢再說，悶悶的出了家門，心中想道：聽師父說長房是到北方去的，此番必向南方來，我向北迎上去才好。但是往北的路也多，不知他走的是哪一條路，這可怎麼好呢？遲疑了一會，忽然想到師尊謊話白有道理，不管他，我只望天打卦，就照現在所走的路子向北一直走去就是了。他定下了主意，認定路徑，便通向北方走去。從午後走到晚晌，看看天色黑下來了，前面有座大山擋住去路，若要前進，須得越山而過。鍾離權是孩子心性，也沒想到這山有多高，路有多遠，光靠兩腳替換著走，不曉要多少日子才能翻過這個山峰，而且身邊又沒帶得乾糧，饑餓起來哪裡去找食物；還有，隨身兵器也沒拿著一件，萬一遇見野獸，不能僅賴雙拳抵抗，這許多困難問題他可一樁沒有想到，兀自鼓足了勇氣，一步步走上山去。走了多時，天色全黑，雖有月光，因風大雲深，只有些微光芒透出層雲之中，連山上的樹木也辨不清楚，更瞧不定東西南北的方向了。鍾離權到此地位才覺得有些不及，但他是一個硬極無比的小英雄，從出世到現在，經過多少的危險困苦，可從沒叫過一聲苦，下過一滴淚。這時又親拜了神仙師父，對於師父的信仰之心非常堅定，無論處境如何危困，總認定師父決不欺我。看他小小身子獨立荒山之中，仰首則星月黯淡，側目則樹密山深，更難堪是提耳遠聽，只聞狐嗥狼吠、怪鳥格磔之聲，一聲聲送入耳中，而且還有一種從未聽過的淒切尖厲之聲。鍾離權聽了一回，倒「嗤」地笑起來道：「曾聽爹爹說山中多冤鬼，都是被虎豹吃去的鬼魂，爹是看見過的，說那形狀非常怪異怕人。可恨我跑的地方少，總沒見過是怎生模樣一件東西，今兒聽見的大概總是這一類東西，倒要看他一看，也好開開我的眼界。想到這裡，不覺精神大振，本來肚子有點發餓，至此便什麼都不覺得了。」

於是尋聲而行，到了一個山坳去處，月光忽然大亮，皎潔月光之下，照見一個披髮赤足，似人身體卻帶圓形，似獸又係雙足直立，正在那裡對著月光叩拜不已。鍾離權想，這叫的大約必是此物無疑，他如此拜月，難道也想修什麼丹，煉什麼法麼？

卻難為它這樣醜東西也想成什麼仙人，豈不可笑？想著可笑，口中便真個「嗤」地一聲笑將出來。這一聲不打緊，卻把那怪物嚇得跳了幾跳。鍾離權因要看他再有什麼舉動，便把身子躲在一棵大可合抱的樹後面，從樹隙處望見那怪四面亂找了一回，一時把面孔對著鍾離權。此時月光也越明瞭，顯然可見那怪的面孔，不但奇怪且萬分可怕。原來這怪物明明是個人形，卻長了一面孔的白毛，而且生著兩粒碧綠的烏珠，向著這邊瞧了幾眼，連這膽大如山的鍾離權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那怪見尋找不出什麼人來，便回轉身又去做他的功課。鍾離權真會淘氣，忽然想道：這怪物的烏珠如此奇異，要是將它挖出，回去送與姊姊，倒可鑲一對耳環子玩。如此一想，禁不住又是哈哈一笑。

這一笑可壞了，那怪卻也聽得清楚，也更不張望，側轉身就向這邊飛躍而來。他那行路也和常人不同，只見一團黑茸茸的東西被疾風捲送一般，一霎眼的功夫已越樹而過，張開兩隻枯蠟般手臂來抱鍾離權。鍾離權等他趨近，方才又認清他的尊容，竟是一臉的鮮血，一路灑將下來，其臭難當，一個舌頭拖有尺把長，宛如世俗所傳益死鬼的形景。好個鍾離權，本來有點寒噤地，比及見怪來犯，不覺大怒起來，大喝道：「你是什麼鬼東西？怎敢侵犯我小爺？」只此一喝，本身的膽子越壯。那怪卻似遇到一陣旋風，身不由主的退了多步遠近。鍾離權越發得意，看他多麼從容，因嫌那怪身太髒、味太臭，不願和他徒手相持，趁他退去之時，趕即折下一根樹枝，不等那怪第二次卷來，自己先用樹枝橫掃將去。那怪已知抵敵不住，向著鍾離權搖搖頭，刮喇喇一聲怪叫，可不是和方才所聞是一般聲音。

鍾離權笑道：「卻是有幸，今兒才給我見個鬼也。」一語未完，那鬼已返身飛奔。誰知鍾離權腿上功夫也比眾不同，雖沒縮地法那麼快當，足夠趕得上那鬼的卷滾。一霎時追過一個小小山頭，看看相距匪遙，便舉起樹枝，向鬼的頭部直打下去，但聽轟的一聲，這鬼化陣香煙，散得無影無蹤，臭氣也沒有了。一下子工夫，忽又現出在前面樹下，仍是先前那副形狀，卻見他跪在地上，向自己盡叫盡拜。鍾離權笑道：「你這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的怪東西，也曉得怕死麼？既你知道害怕，我也不必一定和你過不去，但是你可引我一條出路，我是要朝北走的，你能帶我去，我便很感激你了，將來我得師父教訓，能夠成仙證道，必定來帶挈你得點好處。」那怪似乎明白他的說話，忽然卷將過來，伏在鍾離權身邊，以首叩地，咯咯有聲。一回兒爬起來，趁著風勢，向北捲去。鍾離權就跟著他走，有半夜光景，那怪立定身，伸手北指三次，回轉來又朝他叩頭。鍾離權笑道：「想是天快亮了，你是鬼

物，不能見光，所以急要回去，可是麼？」那怪又點點頭。鍾離權此時倒也□分可憐他了，因撫慰他道：「你去罷。我將來如有寸進，必不忘你今天指引之功，但你自己也要勉作個忠厚良善之鬼，不得驚害人民，滋擾行旅，這是最要緊的。還有一層，你這東西究竟是鬼是妖，你既不能說話，我也不能知道，不過須起一個名兒，將來我來找你，就在這山峰上，月光起時連喊三聲，你就出來見我，不得有誤，誤了事是你自己不幸，與我無干。你我在此月夜荒山相逢，我就替你取名山月兒，你可牢牢記得。回去罷！我也要趕緊趨路前去，找個有人家地方，討口飯吃，飽一飽肚子，才好走路呢！」那怪聽了，忽然把他的衣服一拖。鍾離權笑道：「難道你還替我預備了點心不成？」那怪聽了，果然點了點頭。鍾離權大喜道：「既這樣，好極了，你就趕快替我弄了來，我還在這裡等你，就是了。」那怪聽了，如飛而去。鍾離權笑道：「看這鬼東西，倒也有些意思。於是獨自在山中往來了多時，看看天近黎明，月光躲入黑雲裡面，近山景物一些都瞧不出了，心中很替那怪發急。正在躊躇，忽聽得刮喇喇一陣怪響，便笑道：「難為他趕了來了。」一語未完，忽覺旋風起於足下，低頭一看，可不是黑毛茸茸一件東西伏在足邊。鍾離權問道：「朋友，你替我弄了點心來了，可是麼？」那怪仍是呱呱的喊了幾聲，一隻毛茸茸的黑手，舉起一個東西，送在鍾離權手中，原來是兩個大麥餅，已經硬得不堪，另一隻手卻拿著一竹罐水。

鍾離權喜笑道：「這真難為你了，可惜你我不通言語，要是不然，你可以告訴我，這近處地方可有什麼人家沒有？」那怪只把頭亂搖，把雙手張得很開，意思似說村莊雖有，卻不在近處。

鍾離權也懂了他的用意，還想再問他幾句，誰知那怪更不說話，翻身叩個頭，飛也似的走了。鍾離權歎道：「他是鬼物，怎麼能見天光？我偏這般不知趣，已經得了他的好處，還要和他纏繞不休，萬一誤了他的時刻，豈非我的罪過？」看官，大凡人生的本領總是有限的，鍾離權強煞，不過是個小孩子家，走了一晝夜不曾休息，肚子又饑口又渴，自然也有些支持不住了，得了水和麥餅，早不覺心事渾忘，卻自揀塊大石塊坐了下去，把那餅和水都消受了。看看天色尚未大亮，便笑道：「被這黑鬼擾了我一夜，如今尚未黎明，且待休息片時再走罷。」說著把身子倒了下去，就在大石上呼呼睡著了。大凡小孩子家睡興最濃，一經熟眠，便推他打他，一時也不得就醒。鍾離權這一覺，就足足睡到這天薄暮時分，天色又黑將下來了，這才一骨碌翻了個身，坐了起來，拿手擦了擦眼睛，抬頭看看天色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怎麼我就睡了一天麼？這真太誤事了，要是候不著那個費長房，回去怎見得師父的面。」想到這裡，不覺發起怔來。正彷徨咧，忽然一陣狂風，霎時飛沙卷石，勢不可當。

鍾離權自小就和這班野獸廝混，深悉此中情況，見風起，立刻就知此風不比尋常，必有虎豹來侵，倒笑了笑：「這等畜生也太晦氣了些，要是早一個時辰我還睡在這裡，有□個身體也給咀嚼完了，偏要等我起了身才來，這不是他活該遭瘟麼？」說雖這般說，卻不敢□分托大，忙把精神一振，隨手握了一把碎石，預備等猛獸來時，乘其不備，先傷他的雙目，這是他家祖傳百步擲彈之法，百發百中的。鍾離權向來膽大於身，區區虎豹不在他眼中，像這等事先戒備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因他也自知身在客中，防有疏虞，不易收拾的緣故。誰知天下事甚難以預料，越是你小心，那意外之禍也就在這小心時候發生出來。鍾離權等了許久，忽地聽得背後呼的一聲，急忙回頭看時，一個小身體已被身後那東西馱了起來，騰雲駕霧價凌空而去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